

英國脫歐的反思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英國歷史自始分離於歐洲

英國脫歐是一次出人意外的非理性選擇，人民為何選擇一個對國家民族不利的議案？

其實英國歷史一向都有孤立的傾向，不列顛原初只是羅馬的殖民地，羅馬崩潰時，盎格魯撒克遜人侵佔此地，自中世紀都與歐洲有矛盾，一〇六六年諾曼地的征服者威廉從歐洲征服英國，一三三七年英國從諾曼地攻法國，與法國打了一百一十六年的百年戰爭，結果被驅離歐洲，成為孤離歐洲的王朝。

十七世紀英國內戰後，清教徒勝利，之後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成功，開始了民主體制，商人階層興起，因清教徒倫理，賺錢同時又捐錢，經濟因有道德基礎，而得成功發展。

稍後興起與清教倫理相反的，是帶希臘羅馬精神的帝國主義，開始侵略世界，在海外與法國爭霸成功。拿破崙興起稱霸歐洲，英國聯歐洲各國抗法國拿破崙，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失敗，稍後英國工業革命成功，科技與經濟均領先世界，十九世紀中以後，英國帝國主義掠奪全世界，成為日不落帝國，是全球霸主。

一八七〇年德國敗法國，成新興歐洲霸主，英國聯歐抗德，兩次大戰勝德國，之後又聯美歐抗蘇聯。

自始英國與歐洲都有距離，自命是全球的國際大國，不屬歐洲。十九世紀以來採取「光榮的孤立」(Splendid isolation)政策，不以歐洲為中心。戰後也與美聯盟，不入歐洲的聯盟性組織。但歐洲共同體EC經濟成功，英國經濟卻下滑，終於一九七三年加入EC以求改善經濟。

英國在歐盟中，並無羅馬帝國那種統一歐洲的歷史感，也無大歐洲的理想。只是想借此發展經濟，但歐盟卻被德法兩國帶動，英國不成領導，覺失去大英之霸氣，故老一輩不服而想脫歐。

後現代文化的意識形態

加上西方進入後現代文化，後現代思想大方向有二，一是里奧泰 (Jean-Francois Lyotard) 所講，一切文化都是語言遊戲，各自並行，各自存在，沒有共識。形成一種自我中心主義。

二是德里達 (Jacques Derrida) 的解構思想 (deconstruction)，拆毀一切語言及文化結

構，傾向摧毀多於聯合與和諧。

後現代文化自七十年代後成歐洲顯學，英國如今老一代讀大學時都受影響，整代人都走向世俗自由主義，本質上是虛無主義，否定一切普遍價值，只重個人人權與利益，文化情調走向自我中心。

在老一輩的英國人的大英霸主回憶，加上後現代的自我中心主義及解構思想，頑固保守與自由放縱的結合，形成了愚昧無知的純感性煽動，生了脫歐這個怪胎。

西方民主建制之病態

有人認為英國人是為了尊嚴而脫歐，筆者卻有不同看法，認為英國人是對英國當前沉悶而重複無味的民主建制抗議。兩黨輪替執政，經濟時好時壞，陌生的新移民不斷湧現，重複又重複，人已厭倦這種悶局，結果支持反叛型的Johnson，他有點像Trump的政客，他是英國紳士與街頭啤酒粗人的結合，像電影My Fair Lady中的父親，粗魯自在而不文明，他在北京奧運時，與碧涵一起接大旗及後來出席記者招待會時，表現就像喝醉啤酒的粗漢。但正因他反建制，這位啤酒紳士很可能下一步當政。

對民主的舊建制反感，及反老妖怪政客（如Hillary及Cameron），是當代西方的普遍現象，從菲律賓選舉到英國都如此，Trump雖不學無術，但亦大受歡迎，正因其反建制，及敢於挑戰限制言論自由的政治正確。民眾對沉悶的民主建制的厭倦，這顯示西方民主體制實行已二百多年，好處是不會做成最壞的政治，但至今已百病叢生，達到轉型的需要。

但反建制的人執政不是轉型的方向，而是需要全面檢討。西方民主當前的病態，西方後現代文化形成相對主義，否定任何基本價值，包括否定普遍人性，變成自我中心的文化，只重個人權利而忽視整體利益。此外，少數經濟精英操縱了大部分資源，用金錢支配了政客取向，一切政治權利只為權貴服務。再加上言論自由被政治正確所限制，平民的自由和民主權力均無法真正體現，民主選舉只是每幾年做的一場戲。

選舉已不再是選有胸襟與才能的政治家，反變成選明星的方式，選口才好及樣子英俊的人執政，選民對政綱與政策大都不甚了了。另一方面政客不能有高瞻遠矚的藍圖，卻要濫用國家資源，派利益討好選民。結果政黨輪替的後果，總是差不多，英俊和口才好的總統不一定執政成功。一旦有大事需要公投，更是政客煽動與矇騙的機會，發動愚民支持。更壞的是反對派發動暴民暴亂。西方民主體制漸變成政客、愚民與暴民的舞台。

這一切成為英國脫歐的背景，是筆者在西方民主國家生活近三十年目睹的怪現象。西方民主建制已變成金錢、權力與個人利益纏在一起的一個鬥爭場，對內煽動愚民而得權，對外又以霸權操縱他國，難怪西方人民開始要找反叛者當政了。

從中國文化反省，筆者相信要醫治西方民主之病，須先建立人性的共同價值，以良知及對他人尊重，重建平等、自由、正義的基礎，而不能用虛無主義及自我中心思想去講這些偉大理念。